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類說卷三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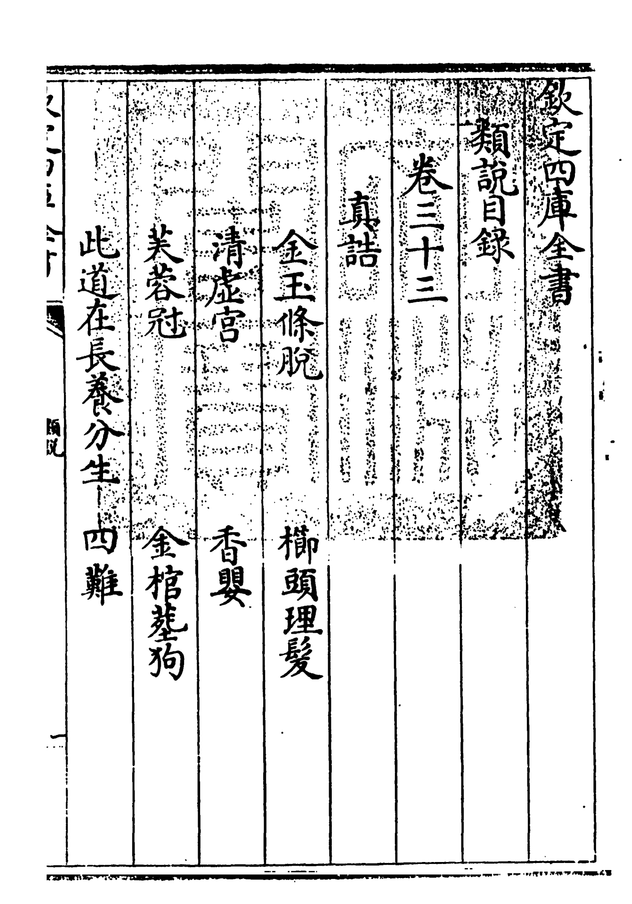
詳校官中書臣張姚成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錄監生臣劉天倫



欽定四庫全書

類說目録

卷三十三

真誥

金玉條脫　櫛頭理髮

清虛宮　香嬰

芙蓉冠　金棺葬狗

此道在長養分生　四難

尸解　人死適太陰

得道之士　玉晨大道君

四真人　白髮懸石重十萬斤

東王公西王母　食桃皮飲石中黄水

三關　心不正

夜半握固　隱穀蟲

九患　學道大忌

食勿多飽勿卧　式規法

惜氣　求名如燒香

穿井　摩面

營治城郭灌溉中岳

閉目内視　叩齒咽液

櫛髮呪　燒香

閉氣拜靜　善惡夢

服日月　射箭

讀道德經　性躁

五色隱芝　種五果

服胎氣　三官獄

佛道仙道　受藏景化形法

日行三千里　龍奏靈阿鳳鼓雲池

彭祖名鏗　至人

桐栢山　酆都宮名

稻名重思　鬼官北斗

天門亭長　室宇潔淨

味道讀經　神藥

老子扳白日　上帝殺害日

雲林夫人　玉佩金鐺

服日月芒法　按行洞天

含真臺　髮不白

死津生道　服黄連不死

白石生斷穀

類說目錄

類說卷三十三

宋 曾慥 編

真誥

金玉條脫

蕚緑華自云南山人女子年可二十上下青衣升平元年降羊權家一月中輒六過來贈權詩云所期豈朝華歳暮於吾子并致火浣布手巾金玉條脫各一君慎勿泄我是九疑山中得道女羅郁也

櫛頭理髪

清靈真人云櫛頭理髪欲得過多

清虛宫

南嶽夫人言明日當詣王屋山清虛宫

香嬰

紫微王夫人與一神女俱來著雲錦襹緑繡帶髻在頂中餘髪至腰指著金鐶白珠約臂容顔如玉五香馥芳如燒香嬰氣也香嬰者嬰香也出外國作詩曰

雲闕竪空際瓊臺聳鬱羅俯漱雲瓶津仰掇碧柰花

濯足玉天池鼓枻牽牛河

芙蓉冠

桐栢山真人王子喬建芙蓉冠著朱衣以珠綴縫帶

紉

金棺瑩狗

清虚真人曰黄赤之道混氣之法是張道陵受教施

化為種子之一術非真人之事也吾數見行此而絶

種未見種子而得生所謂抱玉赴火以金棺塟狗也

此道在長養分生

紫微夫人曰黃書赤界雖長生之秘要實得生之下術非上宮天真流軿晏景之夫所得言也此道在長養分生而已有懷於淫氣兼以行乎隱書者適足以握水官之筆鳴三官之鼓耳

四難

南嶽夫人言虛妄者德之病華衒者身之災淫者失

之首耻者體之籥遣此四難可以問道

服日飡霞

九華真妃曰日者霞之實霞者日之精惟聞服日實之法未見知霞精之養飡霞之經甚秘致霞之道甚易此謂體生玉光霞映上清之法又曰眼者身之鏡耳者體之牖視多則鏡昏聽衆則牖閉妾有磨鏡之石決牖之術面者人之庭髮者腦之華心悲則面焦腦減則髮素所以精氣內喪丹津損竭妾有童面之

經還白之法精者體之神明者身之寶勞多則精散

營多則明消妄有益精之道延明之經

張良三期

南嶽夫人曰言者性命之全敗也信者得失之關鍵

也張良三期可謂篤道而明心矣

守真一則嬰顏而玄鬢

篤行一年使頭不白禿髮更生內接兒孫以職業自

羈外綜王事朋友之交耳目廣用聲氣雜役此道不

專行事無益不失其才例多隱逸棲身林嶺之中遠人間而抱淡則必嬰顏而玄鬢

玉醴金漿交梨火棗

此則騰飛之藥不比金丹若體未真穢念盈懷恐此物必不肯來也火棗交梨之根先生君心中者使心中猶有荆棘相雜是以二樹不見可剪除荆棘俾此樹復生出其實無幾何也

山中許道士人間許長史

雲林王夫人謂許長史曰玉醴金漿交生神梨方丈火棗玄先靈芝我當與山中許道士不以與人間許長史許道士名玉斧長史之子也

兄弟七人得道

王子晋父周靈王有子三十八人子晋太子也是為子喬弟兄七人得道五男二女妹名觀香受子喬飛解脫網之道入緱氏山中其凡眉壽亦得道

青童詩

青童大君曰欲殄滅度根當拔生死栽沉吟墮九泉

但坐惜形骸

神形如車馬

太虛真人曰觀神載形時亦如車從馬車敗馬奔亡

牽連一時假哀世莫識此但是惜風火種罪天網上

受毒地獄下

度形舟

西城真人曰形為度神舟泊岸當別去徘徊生死輪

但苦心猶豫

紫微歌

紫微夫人歌曰褰裳濟緑河遂見扶桑公高會大林墟寢宴玄華宫信道苟純篤何不棲東峯

採五芝

右英吟曰有心許斧子言當採五芝芝草不必得汝亦不能來

金漿玉醴

右英曰瓊丹一御九華三飛雲液晨酣流黄徘徊御
咽金漿咀嚼玉綏改容於三陰之館童顔於九煉之
尸
南真夫人
南人即南真夫人也云得道去世或顯或隱或再酣
瓊精而叩棺一服刀圭而尸爛鹿皮翁吞玉華而流
蟲出户仇季子咽金液而臭聞百里黄帝火九鼎於
荆山尚有橋領之墓季主服雲散以潛升猶頭足異

處墨秋咽虹丹以投水甯生服石腦而赴火務光剪韭以入清泠之淵柏成納氣而腸胃三腐得道取舍之迹無常矣

尸解

人死後視其形如生人皆尸解也足不青皮不皺目光不毀無異生人頭髮盡脫而失形骨者皆尸解也白日飛昇方是仙非尸解之例也

人死適太陰

若其人暫死適太陰權過三官者肉爛血沉而又五
臓自生白骨如玉七魄常侍三魂内守三元權息太
神内閉三二十年隨意而出收血育肉生精煉液復
質成形勝於未死之容也真人煉形於太陰易貌於
三官者此之謂也
得道之士
得道之士暫遊太陰者太一守尸三魂營骨七魄衛
肉胎靈録氣

玉晨大道君

太上者道之子孫是為上清真人即玉晨大道君也

四真人

老君者太上之弟子年七歲知長生之要是以為太極真人有四真人老君處其左佩神虎之符帶流金之鈴紫毛之節金精之巾

白髪懸石重十萬斤

中山劉偉道學仙十二年仙人試之以石重十萬斤

一白髮懸之使偉道卧其下偉道心安體悅卧其下
十二年仙人遂授神丹而白日升天

東王公西王母
漢初有四五小兒戲一兒歌曰着青裙入天門揖金
母拜木公時人莫知惟張子房往拜之此乃東王公
之玉童也金母者西王母也木公者東王公也仙人
拜王公揖王母
食桃皮飲石中黄水

黄子陽魏人在博洛山中食桃皮飲石中黄水司馬季主以尊仙八方與之遂以度世

三關

為道當令三關常調三關者口為心關足為地關手為人關三關調五臟安則舉身無病

心不正

欲使心正常以日出三丈錯手着兩肩上以日當心心中間暖則心正矣有姜伯真行道採藥值仙人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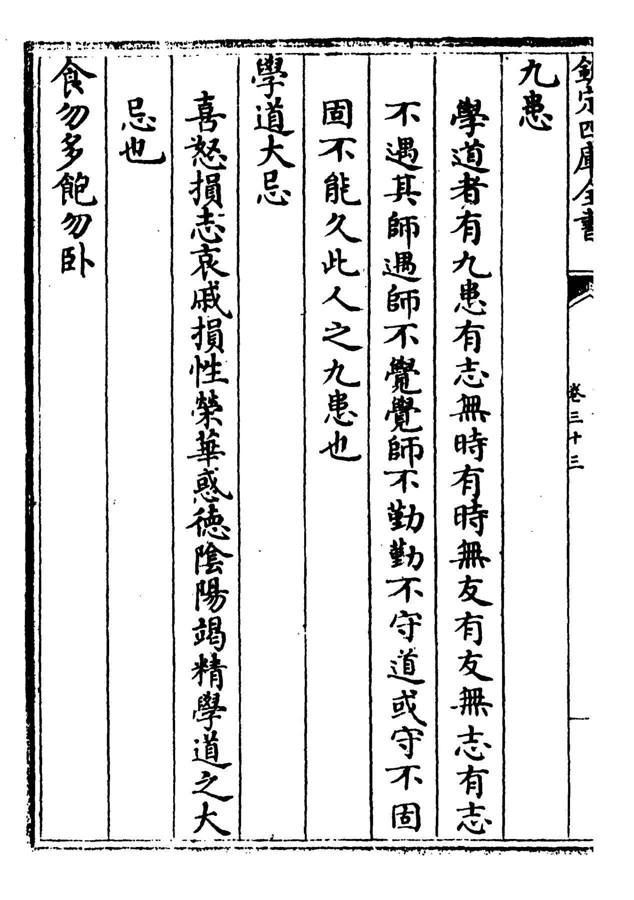
人使平立日中其形偏仙人曰子篤志學仙人不知心不正之為失因教以此遂得道

夜半握固

常以夜半時去枕平卧握固放體氣調而微者身神具矣

隱𣪊蟲

得道者有隱𣪊蟲之法而見三尸之術𣪊蟲死則三尸枯三尸枯自然落矣



九患

學道者有九患有志無時有時無友有友無志有志不遇其師遇師不覺覺師不勤勤不守道或守不固固不能久此人之九患也

學道大忌

喜怒損志哀戚損性榮華惑德陰陽竭精學道之大忌也

食勿多飽勿卧

食慎勿多多則生病飽甚便卧卧則心蕩心蕩多失

性食多生病則藥不行

式規法

式規之法使人目明常以甲子旬取東流清水合真

丹以洗目

吐死氣取生氣

欲為道者口常吐死氣取生氣慎笑節語常思其形

陽臺

王屋山仙之别天所謂陽臺也始得道者皆詣陽臺
處清虚之宫也

太洞真經

太洞者神州也神州别有三山山有七宫宫有七變
朝化為金日中為銀暮化為銅夜化為光或為山或
為水或為石謂之七變七變有七經七經有三十一
玉童隨此書故曰太洞真經讀之萬過便仙

太極隱芝

閬野者閬風之府崑崙上有九府是為九宮太極為太宮諸仙人是九宮之官明大洞為仙卿服金丹為大夫衆芝為御史服太極隱芝便為左右仙公及真人矣

尸解仙

尸解之仙不得御華蓋乘飛龍登太極遊九宮

陽丹

陽丹九轉世人皆有此術謂房中之事陽丹或作陰丹

服术叙

紫微夫人服术叙云察草木之逺益於已者並不及术术氣則式遏鬼氣輕身延年通液化津益血生腦逐惡致真守精衛命古人名為山精之卉山薑之精太上遵仙銘曰子欲長生當服山精子欲輕翔當服山薑

五難

西城王君曰人離三惡道得為人難也去女為男難

也六情四體完具難也得生中國難也值有道父母國君難也

拔愛欲根

青童君曰人之為道能拔愛欲之根如掇懸珠一一掇之會有盡時銷去外惡會有盡時盡則道矣

道在呼吸之間

太上曰人命在幾日間或曰在一日間或曰在飯食間太上謂未為道或曰在呼吸之間太上曰善哉可

謂為道矣

飯學道者

太虛真人曰飯凡人百不如飯一善人飯善人千不如飯一學道者

天下有五難

紫元夫人曰天下有五難貧窮惠施難豪富學道難制命不死難得見洞經難生值壬辰後聖世難

行道如磨鏡

太上曰行道如磨鏡垢去明存即自見形斷六情守空虛見道之真亦知宿命矣又念道行道信道遂得信根其福無量

小兒貪刀刃蜜

紫微夫人曰為道者譬持火入冥室中其冥即滅而明獨存財色於已如小兒貪刀刃之蜜其甜不足以美口即有截舌之患

無愛即無憂

南極夫人曰人從愛生憂憂生則有畏無愛即無憂無憂則無畏

學道如彈琴

太上真人問人曰子嘗彈琴絃緩何如答曰不鳴不悲又問絃急何如曰聲絕而傷悲又問緩急得中何如答曰衆音和合八音妙奏矣真人曰學道執心調適亦如彈琴道可得矣

惜氣

學道之心如憶朝食未有不得者也惜氣如惜面目未有不全者也

求名如燒香

人隨俗要求華名譬如燒香衆人皆聞其芳不知薰以自燔燔盡則氣滅名立則身絕

穿井

學道如穿井形愈深而去土愈難運出當披其心正其行乃見泉源

摩面

大素經曰一面之上兩手常摩拭使熱令人光澤皺斑不生先摩切兩掌令熱以拭兩目仍順手摩髮如理櫛之狀兩臂更交互以手摩之髮不白脉不浮外

營治城郭濯溉中嶽

消魔經曰若體中不寧當反舌塞喉漱滿咽液亦無數體中自寛軟耳欲數按抑令人聰徹所謂營治城郭名書皇籍鼻亦欲得按其左右令人氣平所謂濯

漑中嶽名書帝籙

閉目內視

經曰坐常欲閉目內視存見五臟腸胃久行之自得

分明了了

叩齒咽液

紫微夫人曰夜卧覺叩齒九通咽液九遍以手按鼻

左右上下數十遍

櫛髮呪

櫛髮呪曰泥丸玄華保精長存左為隱月右為日根六合清煉百神受恩呪畢咽液五遍能常行之髮不落而日生經曰理髮欲向王地

燒香

南嶽夫人曰燒香時勿反顧忤真氣致邪應也入静户先以右足著前使人通達上聞臨食勿道死事恐令食物來衆邪氣洗滌時常存六丁令人所向如願

閉氣拜静

正一平經曰閉氣拜靜使百鬼畏憚功曹使者龍虎君日可見與語

善惡夢

數遇惡夢一曰魂妖二曰心試三曰尸賊夢覺以左手躡人中二七遍啄齒二七遍反凶成吉夜遇善惡夢覺當摩目二七叩齒二七遍

服日月

東華真人服日月之象男服日象女服月象一日不

廢使人聰明五臟生華太虛真人曰以月五日夜半存日象在心中日從口入使照一心之内

射箭

為道當如射箭直往不顧乃能得造堋的

讀道德經

太極真人云讀道德五千言萬遍則雲駕來迎

性躁

中君云性躁暴者一身之賊病求道之堅梗也逐之

者真去改之者道來

丹砂合藥

小茅君云丹砂雄黄雌黄家家有之終無一人合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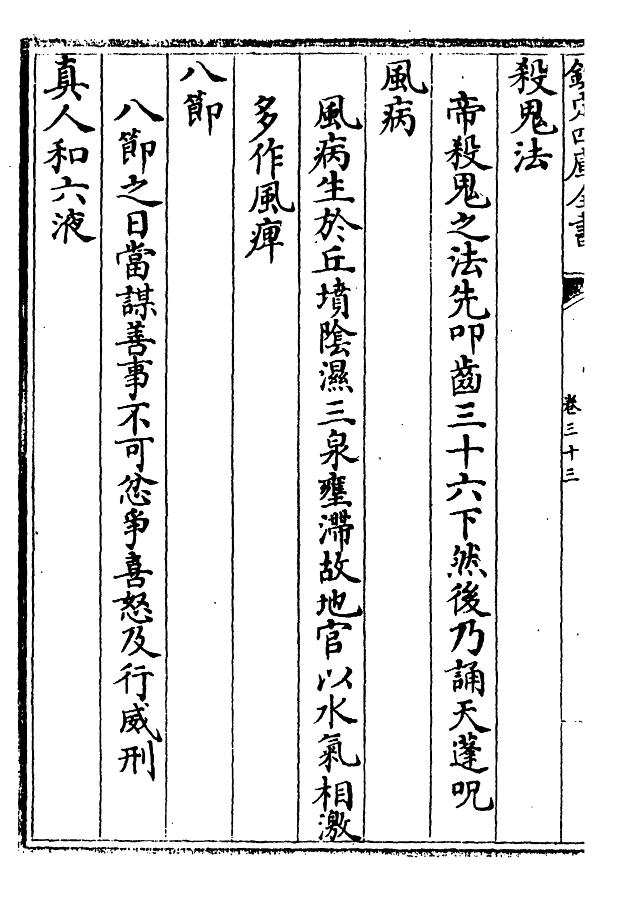
又云可令許谷數沐浴濯其水疾之氣消其積垢之

痴亦致真之階

卧床欲高

人卧床當令高高則地氣不及鬼吹不干鬼氣侵人

當依地而逆上耳



殺鬼法

帝殺鬼之法先叩齒三十六下然後乃誦天蓬呪

風病

風病生於丘墳陰濕三泉壅滯故地官以水氣相激多作風痺

八節

八節之日當謀善事不可忿爭喜怒及行威刑

真人和六液

學生之法不可泣淚及多唾泄是以真人常吐納咽
沫以和六液
五卯之日
甲寅庚申是尸鬼競亂精神躁穢之日夫婦不可同
席當清齋不寢凡五卯之日當齋心存神令氣常存
如此玉女降
不食蒜
黄仙君口訣服藥物不欲食蒜及石榴子猪犬頭肉

暮卧存日月可辟萬邪

青牛道士口訣暮卧存日在額上月在臍上辟千鬼萬邪致玉女降

地肺

金陵有洞虛之膏腴句曲之地肺履之者萬萬知之者無一茅山天市壇四面皆有寶金白玉各九千斤入地九尺耳

拜樹乞長生

有人好道不知其方朝夕拜一枯樹輒云乞長生如此二十八年不倦一旦木生紫華華甘津如蜜食訖即仙精誠之至也有人數向太華山拜禮一旦西嶽丈人授其仙道一人十年拜河水遂見河侯河伯教授水行不溺法

三等號

號地下主者有三等鬼神之號復有三等

服霧氣

漢張徵子常服霧氣云霧氣是山澤水火之華精金石之盈氣久服則能散形入空與雲氣合體徵子受法於東華玉妃

大既有之小亦宜然

晉王衍女字進賢為愍懷太子妃洛陽亂劉曜畧進賢欲妻之進賢駡曰我皇太子婦司徒公女胡羌小子敢干我乎即投孟津侍婢六出曰大既有之小亦宜然復投河中

嵩高女真

韓西華出遊撫接二人將入華陽宮洞内

五色隱芝

羅江大霍有洞臺中有五色隱芝華陽洞有五夜種光芝良常山有熒火芝得食一枚心中一孔明食七枚七孔明得食四十九枚壽萬年

種五果

巴陵侯姜升茂住句曲山下種五果并五辛菜常貿

萊以市丹砂升茂以秦時封侯今名此地為姜地又有郭四朝種柰所謂福鄉之柰

服胎氣

後漢龍伯高從仙人刀道林受服胎炁之法

三官獄

三官有獄官名大理李豐令為大理都餘一守欽擬王附子不以與許虎也

佛道仙道

裴真人有弟子三十四人其十八人學佛道餘者學

仙道

受藏景化形法

司馬季主入委羽山受石精金光藏景化形法於太

玄仙女

日行三千里

宋德玄周宣時人得道能一日行三千里

龍奏靈阿鳳鼓雲池

挹九轉而尸化吞刀圭而蟲流司馬季主燕昭王王子晉是也周穆王北造崑崙之阿飲絳山石髓食玉樹之實而方墓乎汲郡夏禹詣中山唊紫柰醉金酒服靈寶行九真而猶葬於會稽北戎長胡大王獻帝舜以白狼之王霜十轉紫華而方死塟蒼梧之野此諸聖並以龍奏靈阿鳳鼓雲池豈同腐骸太陰以肉餇蟲蛆者哉

彭祖名鏗

青精先生彭祖名鏗鳳綱商山四皓淮南八公並以肥遁山林遊仙為樂升虛為戚非不能登天也弗為之耳

至人

至人在元氣為元君在玄宮為玄師在南辰為南極老人在太虛為太虛真人在南為赤松子

桐栢山

桐栢山高萬八千丈其山八重周回八百餘里樹則

踈玗琳碧泉則石醴金精其山盡五色金也

酆都宫名

世人有知酆都六天宫門名則百鬼不敢為害

稲名重思

酆都稲名重思其米如石榴子亦以上獻仙官

鬼官北斗

鬼官北斗君乃道家七辰北斗之考官此鬼一官又隷九星精上屬北辰玉君天上北斗有所司察故鬼

官亦置此職武王發今為北斗君夏啓為東明公領
斗君師文王為西明公領北斗師邵公奭為南明公
吳季札為北明公四明公有賔友四人此四公後當
亦升仙階四明公領四方鬼

天門亭長

北斗君天門亭長今是臧洪紀瞻與虞潭更直一日
守天門殷浩侍帝晨與何晏對溫太真為監海國伯
取杜預為長史

室宇潔淨

人卧室宇當令潔淨則受靈氣不淨則受故氣故氣亂人室宇者所為不成所作不立一身亦然耳當洗沭澡潔故氣者鬼神塵濁不正之氣也

鬼畏啄齒

夜行常啄齒鬼神畏啄齒聲故不得犯人也兼以漱液亦善

侍帝晨

侍帝晨有八人李廣王嘉何晏等如世之侍中

四明賓友

魏武帝為北宮大傅孫策漢高祖晉宣帝荀彧為四

明公賓友

南宮仙

有隂德者徑補仙官或入南宮受化不拘職位在世

以罪福多少稱量家分大都行隂德多恤窮厄例皆

詣南宮為仙

元規領鬼兵

庾元規為北大帝中衛大將軍以華歆為司馬所謂軍公也領鬼兵數千人

文舉求自代

孔文舉為後中衛大夫將軍陶侃為西河侯求滕含自代未許

逸少繫禁中

逸少有事繫禁中已五年云事已散

忠孝人為地下主者

忠孝之人既終皆為地下主者一百四十年受下仙之教授以大道漸補仙官比干今在戎山學善在少室得此變煉者甚多舉此二人為標耳

至真

至真者紛華不能散其正氣男言之務光之行女言之宋金潭女是也

英雄不為仙

諸英雄之才誅暴整亂建號帝王既終受書三官四輔或為五帝上相或為四明賓友助治百鬼綜理死生此等奉屬三官永無進仙之冀坐殺伐酷害故也秦始皇今為北帝上相劉季為南明賓友是也

三官之僚

齊桓公為三官都禁郎主生死簡籙晉文公為水官司命此等名位是三官之僚無與真仙家事

欝池玄宮

八淳山高五十里與滄浪方山相連下有碧海上有桑林真人欝池玄宮東王所鎮處也

帝嚳九變十化經

闕

玉子者帝嚳也詣鍾山獲九變十化經以隱遯日月遊行星辰一旦疾崩後有發其墓者惟見一劒作龍鳴虎嘯之聲

玉霄琳房

大道玉晨君登玉霄琳房四眄天下有志節遠遊之

心者

學道先治病

學生之道當先治病不使體有虛邪及血少腦減有道士王仲甫吸引二景飡霞四十餘年都不覺益其子亦服之十八年白日升天南嶽真人降而教仲甫云子身有大病腦宮虧減筋液不注雖按景飡霞未為身益仲甫因服藥治病兼修其事後亦升天

存神光

凡存神光行仙事不得以衣服借人亦不服非巳之物巾褐履屐皆使鮮盛三魂七魄或棲其中亦爲五神之氣忌汚沾故也

味道讀經

凡味至道讀神經十言二十言中當一二過舐唇咽液百言五十言三兩過叩齒會神靈和血氣

神藥

服神藥勿使北方天忌亥子日不可睡亡精失氣減

損年命

老子拔白日

正月四日二月八日三月十一日四月十六日五月二十日六月二十四日七月二十八日八月十九日九月十六日十月十三日十一月十二日十二月七日老子拔白日

上帝殺害日

正月庚申二月辛酉三月庚戌四月癸亥五月壬子

六月癸丑七月甲寅八月乙夘九月甲辰十月丁巳

十一月丙午十二月丁未上帝殺害日百事不宜

雲林夫人

王媚蘭阿母第十三女名雲林夫人

玉珮金璫

仙人有玉珮金璫以登太極

服日月芒法

日有九芒月有十芒方諸宮有服日月芒法

按行洞天

東海君乘獨飈飛輪車按行諸洞天

含真臺

處士得道者居含真臺童女得道者居蕭堂

髮不白

凝心虛形抱玄念神専守真一則髮不白禿更鬒乃有以百思纒胃寒熱破神口言吉凶之會身排得失之門抱道不行握寶不用而望頭不白者亦希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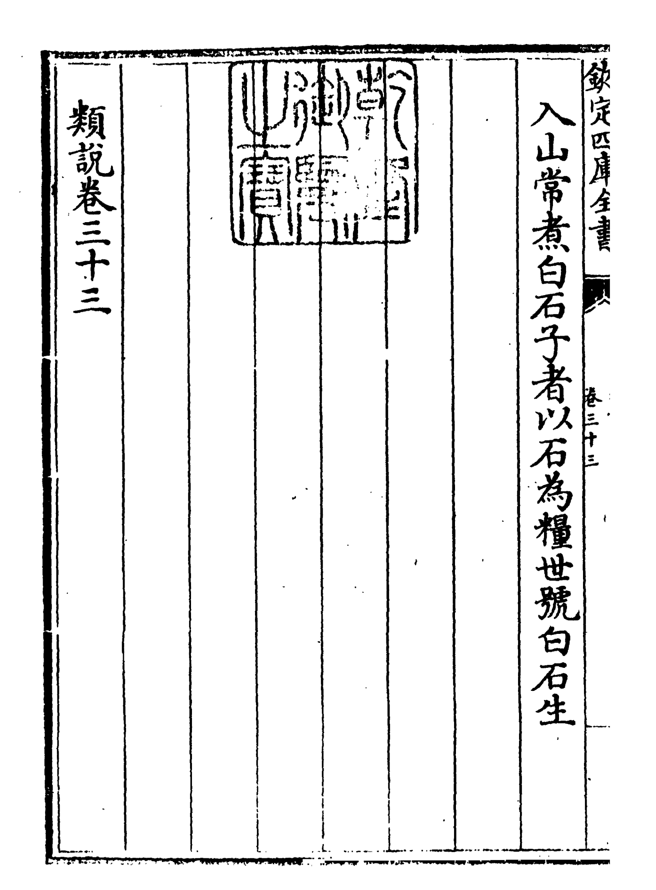
死津生道

小有真人曰失道從死津三魂迷生道生生日已遠死死日已早

服黃連不死

劉奉林周時人學道嵩山四百年三合神丹為邪物所敗乃入委羽山能閉氣三日不息今千餘年猶未升仙但服黃連得不死爾不能有所役使

白石生斷穀



入山常煑白石子者以石為糧世號白石生

類說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類說卷三十四

詳校官中書臣張姚成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湯　垣

謄錄監生臣劉天倫

類說目録

卷三十四

摭言

登科記　英雄入吾彀中

進士稱謂　白衣公卿

西監　進士歸禮部

神州等第録　張祜徐凝詩

蹴鞠會　塔下題名

一雙前進士兩個阿孩兒

韋蟾題詩　一舉及第

晉公陰德　猶著麻衣待至公

弟子得桂先生灌園

韓退之古之文古之人

滕王閣序　拍板曰樂句

飯後鐘　富貴在裏

五老榜　千佛名經
謁李相不遇　名紙毛生
酒胡子歌　氷䰟雪魄
花鈿滿面徐妃半粧
斬白蛇賦　䞿金結繡
梅花詩　李濤詩
為詩放鄉役　角觝賦
月中桂詩　錦繡堆

春雪詩　杜牧索骰子賭酒

潛救八人　水濺羅衣

下水舡　上水舡令

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

目連訪母　章孝標及第詩

眼中安障口唇開裤

冷淡生活　裴三宋五陸九

銀餅餡　趙嘏詩

燕許大筆　淡墨書

埋沒意緒　飛泉亭詩

紫袍金魚獻座主　瀟湘賦

嗜煎餅　尺八空喉

紅兒　僕乃杜審言兒

摭遺

安禄山　李白遊華山

烏衣國　滕王閣記

佛家鄉

滄浪亭詩

頭顱可知

類說目録

類說卷三十四

宋 曾慥 編

摭言

登科記

永徽以前俊秀二科猶與進士並列咸亨之後凡由文學舉于有司者競集于進士矣由是趙傪等删去俊秀故目之曰進士登科記

英雄入吾彀中

唐太宗私幸端門見新進士綴行而出喜曰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矣

進士稱謂

李肇國史補曰進士為時所尚久矣由此而出者終身為聞人其都會之舉場通稱謂之秀才投刺謂之鄉貢得第謂之前進士互相敬敬謂之先輩俱捷謂之同年有司謂之座主京兆府考而升者謂之等第外府不試而貢者謂之拔解將試相保謂之合保羣居

而試謂之私試造請權要謂之關節激揚聲價謂之還往既捷列名於慈恩寺塔謂之題名大宴於曲江謂之曲江會籍而入選謂之春闈不捷而醉飽謂之打眊矂匿名造謗謂之無名子退而肄業謂之過夏執已業往謂之夏課挾狀入試謂之書策

白衣公卿

進士科始於隋大業中盛於貞觀縉紳雖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為美歲貢常八九百人謂之白衣公

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艱難謂之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時有詩云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

西監

隋制龍翔中置西監開元以前進士不由兩監者為恥

進士歸禮部

俊秀等科初以考功主之開元中員外李昻性剛急集貢士曰文之美惡悉知之矣如有請託當首黜之

既而昂外舅與李權相善舉權於昂昂怒召權庭數

之又斥權章句之疵以辱之權拱而前曰鄙文不臧

既聞命矣執事昔有詩云耳臨清渭洗心向白雲閑

唐堯衰耄厭倦天下將禪於許由由惡聞其言故洗

耳今天子春秋鼎盛不揖遜於足下而洗耳何哉昂

惶駭訴於執政謂權風狂不遜遂下吏後有請屬無

不從者朝廷以郎官權輕自此改用禮部侍郎

神州等第録

神州解送自天寶開元之際率以上十人謂之等第必求名實相副者小宗伯選之或至渾化不然十得七八苟異於是牒貢院請落故有神州等第録以記得人之盛

張祐徐凝詩

白樂天守杭江東進士多奔杭取解時張祐徐凝俱至祐曰僕為解元宜矣凝曰君有何佳句祐曰甘露寺有日月光先到河山勢盡來金山寺有樹影中流

見鍾聲兩岸聞凝曰善則善矣奈無野人句云千古長如白練飛一條界破青山色祐愕然凝果獲選

巨鼇首冠蓬山

盧肇開成中就江西解末乃肇謝曰巨鼇屭贔首冠蓬山試官曰昨以人數擠排深慚名第奉浼焉得首冠之語肇曰頑石處上巨鼇戴之豈非首冠耶

白衣卿相

盧暉進士自號白衣卿相

期集院

進士榜出謝後更往期集院其日狀元與同年相見請一人為録事其餘主宴主酒主樂探花主茶之類咸以其日辟之主樂兩人一主飲妓放榜後大科頭兩人第一部也小科頭一人第二部也常宴即小科頭主之大宴大科頭主之縱無宴席糾日給茶錢曲江大會先牒教坊請奏上御紫雲臺垂簾觀馬公卿家率以是日擇壻車馬填塞

謝衣鉢

狀元以下到主司宅下馬綴行而立斂名紙通呈與主司對拜主司云請狀元謝名第第幾人謝衣鉢

宴名

宴名有九一曰大相識主司在具慶者二曰次相識主司在偏侍者三曰小相識主司有兄弟者四曰聞喜勑下宴五曰櫻桃六曰月燈七曰牡丹八曰看佛牙九曰關宴最大即離筵也

恃才傲物

蕭頴士恃才傲物甞携酒郊野風雨暴至有紫衣老父避雨頴士頗肆凌侮逡廵雨霽車馬卒至老人上馬呵殿而去曰吏部王尚書也頴士明日具長牋造門謝尚書責曰恨與子非親屬當庭訓之耳子負文學之名倨忽如此止於一第乎頴士果終於揚州功曹

圑司發盧彔

崔沆為主罰錄事同年盧彖附近關宴請假往洛及

同年宴于曲江亭子彖以彫幰載妓微服𩨒鞚縱觀

為團司所發沆判曰深攙席帽密𩨒氊車紫陌尋春

便隔同年之面青雲得路可知異日之心

壓倒元白

寳歷中楊相嗣復具慶下繼放兩榜時先僕射自東

洛入覲嗣復率生徒迎於潼關既回大宴新昌里第

諸生翼坐元白具在賦詩惟楊汝士詩後成最佳元

白歎服汝士醉歸曰我今日壓倒元白其詩警句云
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

胡錡賀啓

曹汾尚書鎮許下其子希幹及第用錢二十萬榜至
鎮開賀宴日張之於側進士胡錡啓曰桂枝折處著
萊子之彩衣楊葉穿時用魯連之舊箭又曰一千里
外觀上國之風光十萬軍前展長安之春色
兩頭娘子拜夫人

楊汝士尚書鎮東川其子知温及第開宴汝士命宫妓人與紅綾一疋詩曰郎君得意及青春蜀國將軍又不貧一曲髙歌綾一疋兩頭娘子拜夫人

櫻桃宴

新進士尤重櫻桃宴乾符中劉相鎮淮南其子覃及第勑邸吏曰醵所費取足而已時櫻桃初出和以糖酪人享蠻畫一小盎不啻數升

報羅

羅玠貞元中及第開宴曲江泛舟玠以溺死後有關試前亡者謂之報羅

紅牋名紙

裴思謙狀元及第作紅牋名紙十數詣平康里因留宿賦詩曰銀釭斜背解鳴璫小語偷聲賀玉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惹桂枝香

楚閨有情

鄭合敬及第後宿平康里詩曰春來無處不閑行楚

閨相看别有情好是五更殘酒醒時時聞喚狀頭聲

楚娘閨娘妓之尤者

果然𣢐得錦標歸

盧肇宜春人與同郡黄頗赴舉頗富肇貧郡牧餞頗甚盛肇策蹇而過明年肇狀元及第歸刺史以下迎接因看競渡肇席上賦詩曰向道是龍剛不信果然

𣢐得錦標歸

阿婆三五年少時

薛逢晚年厄於宦途嘗策羸赴朝值新進士綴行而出團司所由輩見逢斥令回避逢遣一介曰報道莫乞相阿婆三五年少時也曾東塗西抹來

蹴鞠會

咸通中新進士集月燈閣為蹴鞠會四面看棚櫛比同年四覽鄒希回年七十餘榜末及第同年將欲即席希回堅請更一巡歷或詬之曰彼亦何敢望回

塔下題名

神龍以來杏園宴後於慈恩寺塔下題名同年中推善書者紀之他時有將相則朱書之及第後知聞或遇未及第時題名則為添前字或詩曰曾題名處添前字送出城人乞舊詩

一雙前進士兩箇阿孩兒

苗台符年十六張讀年十七同年進士同佐鄭少師宣州幕嘗列題西明寺中或竊註曰一雙前進士兩箇阿孩兒

韋蟾題詩

李陽題名於昭應縣樓韋蟾戲題曰渭水秦川拂眼明希仁何事寡詩情只應學得虞姬壻書字纔能記姓名

一舉及第

白樂天一舉及第詩曰慈恩塔下題名處十七人中最少年時年二十七省試性習相近遠賦玉水記方流詩攜謁李逢吉初不為意及覽賦頭曰噫下自人

上達君咸德以順立性由習分逢吉大奇之

晉公陰德

裴晉公質狀眇小有相者曰郎君形神不入相書若不至貴即當餓死今殊未見貴處一日遊香山寺有婦人致一緹緡於僧伽欄楯祈祝擲筊瞻拜而去度見其所致收取至暮婦人竟不至詰旦復攜來向者婦人疾趨撫膺曰阿父無罪被繫昨告人假得玉帶二犀帶一以賂津要不幸遺失老父之禍無所逃矣

度因授之婦人拜泣請留其一度不答而去後見相者曰必有陰德及物前途萬里非某所知也度果位極人臣

猶着麻衣待至公

劉虛白與太平裴公早同研席及公主文虛白猶舉進士簾前獻詩曰二十年前此夜中一般燈燭一般風不知歲月能多少猶着麻衣待至公

弟子得桂先生灌園

方干師徐凝干嘗刺凝曰把得新詩草裏論反語曰村裏老李頻師方干後頻及第詩僧清越贈干詩云弟子已得桂先生猶灌園

韓退之古之文古之人

李翺云韓退之文古之文也其人古之人也宜春黄頗師愈亦振名頗覩盧肇為碑扳側唾之而去愈與人交有死即恤其孤為畢婚嫁孟郊張籍之類是也

滕王閣序

王勃著滕王閣叙時年十四都督閻公不之信令人伺其下筆初報云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公曰老生常談又云星分翼軫地接衡廬公不語至落霞孤鶩齊飛秋水長天一色公矍然曰此真天才垂不朽矣

柏板曰樂句

韓愈皇甫湜一代龍門牛僧孺携所業謁之其首篇說樂韓始見題即掩卷問曰且道拍板為什麼僧孺曰樂句二公大稱賞俟其他適訪之大書其門曰韓愈

皇甫湜同訪翌日送闕以下咸往投刺因此名振

飯後鐘

王播少孤貧嘗客揚州木蘭院隨僧齋僧厭之播至已飯矣二紀來鎮是邦向題字已碧紗幕其上播作詩曰二十年前此寺遊木蘭花發院新修而今再到經行處樹老無花僧白頭又曰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鐘二十年來塵撲面如今始得碧紗籠

富貴在裹

鄭朗相公遇一僧曰郎君位極人臣然無及第之分及第即一生厄塞既而狀元及第賀客盈門惟此僧不至及重試退出唁者甚衆此僧獨賀曰富貴在裏竟如所卜

隨僧洗鉢

商相公於中條山寺讀書隨僧洗鉢

袍似爛銀文似錦

元和中李凉公下三十三人皆取寒素時有詩曰元

和天子丙申年三十三人同得仙袍似爛銀文似錦

相將白日上青天

孤寒下淚

李德裕頗爲寒進開路及南遷或有詩八百孤寒齊

下淚一時南望李崖州

趙倚樓

杜紫微覽趙渭南卷詩云殘星幾點鴈横塞長笛一

聲人倚樓因目嘏爲趙倚樓復贈詩曰今代風騷將

誰登李杜壇覇陵鯨海動翰苑鶴天寒

太白星精

李太白謁賀知章知章曰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星精耶

居衆材之上

孫偓嘗夢積木數百偓踐履往復李園曰來年必是狀元何者已居衆材之上果如其言

後來者必銜得

畢誠相公及第年夜聽響卜久無所聞俄遇人投骨於地羣犬爭趨有一曰後來者必銜得

錯認顔標作魯公

鄭薫侍郎主文誤謂顔標乃魯公之後時徐方未寧意在激勸忠烈即以標為狀元謝日問及廟院標曰寒進未嘗有也始知誤取或嘲曰主司頭腦太冬烘錯認顔標作魯公

捉得偷衣賊

李庭璧就試夜於鋪内偶獲半臂庭璧起取衣之同鋪曰此非神授邏巡有人擒捉大呼曰捉得偷衣賊也

青桂近嫦娥

裴筠婚蕭楚公女便擢進士羅隱詩曰細看月輪還有意信知青桂近嫦娥

錦袯子上著莎衣

許孟容進士及第學究登科時號錦袯子上著莎衣

進士近風偷薄

皇甫湜與李生書曰近風偷薄進士尤甚至有一謙三十年之說詩未有劉長卿一句已呼阮籍為老兵矣筆語未有駱賔王一字已罵宋玉為罪人矣書字未識便高談稷契讀書未知句讀下視服鄭

芳林十哲

沈雲翔十人交通中貴號芳林十哲芳林門名由此入內

九重知巳

劉業特賜及第韋岫賀之曰三十浮名每年皆有九

重知巳曠代所無

四般契分

李翱與李敏同姓同歲同門同年登第翱詩曰因

緣三紀異契分四般同

貴公子行

秦韜玉貴公子行曰階前莎毬緑不捲龜眼噴香挽

不斷亂花織錦柳撚線粧點池臺畫屏展却笑書生把書卷學得顏回忍飢面

五老榜

杜德祥放曾松等五人年俱七十餘時謂之五老榜

千佛名經

張倬落第捧登科記頂戴曰此千佛名經也

謁李相不遇

平曾謁華州李相不遇吟曰老夫三日門前立珠箔

銀屏畫不開詩卷却拋書袋裏譬如閒看華山來

名紙毛生

劉魯風投謁所知為典謁所阻吟曰萬卷書生劉魯風烟波萬里謁文翁無錢乞與韓知客名紙毛生不為通

酒胡子歌

盧汪門族甲天下舉進士不第詩曰惆悵興亡繫綺羅世人猶自選青蛾越王解破夫差國一箇西施巳

太多晚年失意作酒胡子歌曰胡貌類人傾側不定緩急由人不在酒胡酒胡一滴不入腸空令酒胡名酒胡

氷魂雪魄

劉得仁貴主子出入舉場竟無所成曰外家雖是帝當路且無親既終僧栖白詩曰忍苦為詩令到此氷魂雪魄已難招直教桂子落墳上生得一枝寃始消

花鈿滿面徐妃半粧

蔣凝應宏詞為賦止及四韻頃刻播傳或曰白頭花

鈿滿面不若徐妃半粧

斬白蛇賦

貞元中白樂天應宏詞試漢高祖斬白蛇賦考落蓋賦有知我者斬白帝不知我者斬白蛇也登科之人賦並無聞白公之賦傳於天下

熨金結繡

趙牧效李長吉為短歌可謂熨金結繡而無痕跡

梅花詩

崔魯梅花詩曰強半瘦因前夜雪數枝愁為晚來天

又曰初開已入彫梁畫未落先愁玉笛吹蓮花詩曰

無因解把無塵袖盛取殘香盡日憐

李濤詩

李濤有詩名如水聲長在耳山色不離門掃地花留

影拂床琴有聲日落長安道秋槐滿地花

為詩放鄉役

任濤詩有露團沙鶴起人卧釣船流數舉不第李騭

廉察江西特放鄉役有論列者雋判曰江西境内為詩得及濤者即放色役不止濤也

角觝賦

周繇為角觝賦云前勁後敵無非有力之人左攫右拏盡是用拳之手

月中桂詩

張喬試月中桂詩與月長洪濛扶踈萬古同根非生下土葉不墜秋風每以圓時足還隨缺處空影高羣

木外香滿一輪中未種青霄日應虛白玉宮何當因羽化細得問神功

錦繡堆

謝廷浩以詞賦著名號錦繡堆

李洞詩

李洞詩云藥杵聲中擣殘夢茶鐺影裏煮孤燈有送人歸東詩云島嶼分諸國星河共一天

吳子華詩

吳子華詩云暖漾魚遺子晴遊鹿引麛

犯諱謝啓

進士褚載投贄於蘇威侍郎有數字犯諱載謝啓畧曰曹興之圖畫雖精終慚誤筆殷浩之矜持太過翻

達空函

郎君東閣

李義山重九日謁令狐相不見題詩屏風而去詩曰

曾共山公把酒巵霜天白菊正離披十年泉下無消

息九日樽前有所思莫學漢臣栽苜蓿還同楚客詠江蘺郎君官貴施行馬東閣無因更重窺

金剛杵

薛保遜好行巨編自號金剛杵太和公卿之門卷軸塡委率為閽媪脂燭之費因見平易者曰若薛保遜卷即所得倍於常也

沅江九肋鼈

盧肇初舉先達或問所來肇曰某袁民也或曰袁州

出舉人耶肇曰袁州出舉人亦由沅江出鼇甲九肋者蓋稀矣

太瘦生

李白戲贈杜甫曰長樂坡前逢杜甫頭戴笠子日卓午借問形容太瘦生秖為從來作詩苦

白紙桊子

舉人率以白紙糊桊子面鄭昌圖曰新糊卓子其白如銀出試入試千春萬春

苦海

鄭光業有一巨皮箱凡投贄有可嗤者即投其中號曰苦海

凡夫肉眼窮相骨頭

鄭光業策試夜有吳人突入吳語曰必先必先可相容否光業為輟半鋪之地其人曰伏取一杓水更乞煎一碗茶光業忻然為取水煎茶居二日光業狀元及第其人啓謝曰既煩取水更使煎茶當時不識貴

人凡夫肉眼今日俄爲後進窮相骨頭

原夫之輩乞一聯

賈島不善程式每自疊幅巡鋪告人曰原夫之輩乞

一聯

進士乘驢

咸通末執政病舉人僕馬太盛奏請進士並乘驢鄭

光業軀偉大或嘲曰今年勅下盡騎驢短轡長鞦滿

九衢清瘦兒郎猶自可就中愁殺鄭昌圖

一雙窮相眼
崔橹酒後忤陸肱郎中以詩謝曰醉時顛蹶醒時休
㒲𩢍催人不自由𦙃耐一雙窮相眼不堪花卉在前
頭
因酒星焚醉日
衛元規酒後忤丁僕射以書謝曰自茲因酒星於天
獄焚醉日於秦坑
十離詩

元相公在浙東賓府有薛書記酒後爭令以酒器擲傷公子遂出幕既去作十離詩以獻犬離主筆離手馬離廐鸚鵡離籠燕離巢珠離掌魚離池鷹離架竹離亭鏡離臺犬詩云馴擾朱門四五年毛香足淨主人憐無端咬着親情脚不得紅絲毯上眠筆詩云管宜毫始稱情紅牋紙上散花瓊都緣用久鋒頭盡不得羲之手裏擎鸚鵡詩隴西獨自托孤身飛去飛來上錦茵都緣出語無方便不得籠中更喚人燕詩出

入朱門未忍拋主人常愛語交交啣泥穢汚珊瑚草不得梁間更壘巢

温八吟

温庭筠燭下未嘗起草籠袖憑几每賦一詠一吟而已塲中號温八吟

春雪詩

短李鎮揚州章孝標賦春雪詩云六出飛花處處飄粘窻拂砌上寒條朱門到晚難盈尺盡是三軍喜氣

消

杜牧索骰子賭酒

張祐客淮南幕中赴宴杜牧同坐有所屬意索骰子賭酒牧吟曰骰子逡巡裹手拈無因得見玉纎纎祐曰但知報道金釵落彷彿還應露指尖

潛救八人

温飛卿喜為人代筆沈侍郎主文特召飛卿簾前試之或曰潛救八人矣

水濺羅衣

裴慶餘佐李公淮南幕嘗遊江舟子刺船篙濺水濕近坐公色變慶餘作詩曰滿面鶖黃金縷衣翠翹浮動玉釵垂從教水濺羅衣濕知道巫山行雨歸

下水船

裴廷裕乾寧中在内庭文書敏捷號下水船姚洎號急灘頭上水船

上水船令

令狐綯相鎮維揚與張祐狎燕公行令曰上水船風又急帆下人須好立祐曰上水船船底破好看客莫倚柁

長因送人處憶得别家時

長安有僧善病人文章尤能校語意相合處張籍頗恚之寘捜愈切因得句曰長因送人處憶得别家時僧曰此有人道了也乃吟曰見他桃李發思憶後園春

目蓮訪母

張祜憶亡妓詩曰鴛鴦鈿帶拋何處孔雀羅衫屬阿誰白樂天呼為問頭祜曰明公亦有目蓮訪母長恨詞云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此不是目蓮訪母耶

章孝標及第詩

章孝標及第後寄白樂天曰及第全勝十政官金湯鍍了出長安馬頭漸入揚州路為報時人洗眼看答

曰假金方用真金鍍若是真金不鍍金十載長安得一第何須空腹用高心

眼中安障口唇開袴

方干瘦而兎缺性好侮人嘗與龍丘李主簿同酌李目有翳干改令譏曰措大吃酒點鹽軍將吃酒點醬只見門外著籬未見眼中安障李答措大吃酒點鹽下人吃酒點鮓只見手臂著襴未見口唇開袴

冷淡生活

裴令公居東洛夜宴聯句元白有得色及至楊汝士曰昔日蘭亭無艷質此時金谷有高人白曰笙歌鼎沸勿作此冷淡生活元曰樂天能全其名

裴三宋五陸九

高祖呼裴寂為裴三明皇呼宋濟為宋五德宗呼陸贄為陸九

銀餅餡

韋澳孫宏同在翰苑宣宗賜銀餅餡食之甚美皆乳

酪膏腴所製

趙嘏詩

趙嘏詩曰早晚粗酬身事了水邊林下一閑人果止於渭南尉

舊語

舊語一曰閙多見少跡靜心動卷頭有眼肚裏没嗔二曰貌謹氣和見面少閙名多

切忌六事

一就門生求及第二求僧道薦三對人前說中表在重位四誇作客五受享厚六没用處

蜣螂推屎塊

高渙久舉不第或譏之曰一百二十個蜣螂推一個屎塊不上

侍妾名珍珠

皇甫松牛章公之甥怨不薦為謗詩曰夜入珍珠室朝遊玳瑁宮珍珠乃侍妾名也

弔白傅詩

宣宗弔白樂天詩云綴玉聯珠三十年誰教冥路作

詩仙

腹笥

吳子華為賦一夕夢成於腹笥

月詩

吳玢月詩云桂根寧有土光外更無空

上時宰書

王泠然上時宰書曰公有文章時豈不欲文章者見之乎公未富貴時豈不欲富貴者見之乎今貴稱當朝文稱令代見天下有文章未富貴者宜何如哉

温憲淹屈

温憲天聖中及第為山南從事李巨川表述其淹屈曰蛾眉先妬明妃為去國之人猿臂自傷李廣乃不侯之將

鐵躋

胡鉦與裴慶會犯分者擊以鐵躋燈臺也

顧雲求書

顧雲大順中與羊昭業同修史時劉子長僕射著清名雲力求高逢休諫議書為先容雲潛啓閲之凡一幅並不言但云雲與昭業等擬將一尺三寸汗脚踏他燒殘龍尾道而已

叔孫婼

李相讀春秋誤以叔孫婼（勑畧反）呼為婼（女力反）小吏曰

某緣師受誤呼文字今聞相公呼婼為嫗方悟之耳
公曰不然因檢釋文果敉畧反公大慚呼小吏一字
師

松圍三尺及第

鍾幅建山齋手植一松夢朱吏曰松圍三尺子當及
第後三十年策名松圍果然

楊三喜

楊敬之拜國子司業次子戴進士及第長子三史登

科時號楊三喜

高軒過

李賀年七歲名動京師韓退之皇甫湜覽其文曰若是古人吾曾不知若是今人豈有不知之理二公因詣其門賀總角荷衣而出二公令面賦一篇目為高軒過

祭陸龜蒙文

陸龜蒙顔蕘誌其墓吳子華為祭文曰觸即碎潭下

月拭即滅玉上塵

燕許大筆

顏蒙為文慕燕許大筆

淡墨書

貢院進士榜粘黃紙四張以淡墨氊筆書禮部貢院

四字

埋没意緒

劉光遠作詩尤能埋没意緒

飛泉亭詩

蜀路有飛泉亭詩板百餘薛能過之打去唯留李端

巫山高一篇

紫袍金魚獻座主

庚承宣主文六七年方賜紫金門生李石已恩賜矣

石以紫袍金魚獻座主

瀟湘賦

何涓為瀟湘賦天下傳之同時潘緯以古鏡詩著名

或曰潘緯十年吟古鏡何涓一夕賦瀟湘

嗜煎餅

段維嗜煎餅一餅熟成一韻詩

尺八空喉

姚岩傑與盧肇會于江亭肇改令曰遠望漁舟不濶尺八姚遽飲嘔噦還令曰憑欄一唾已覺空喉

紅兒

羅虬與宗人隱鄴齊名時號三羅廣明亂後從鄜州

李孝恭藉中有紅兒善肉聲虬作絶句百篇號比紅詩大行於時

僕乃杜審言兒

杜甫醉後厲聲問嚴武曰公是嚴挺之子武色變甫曰僕乃杜審言兒

摭遺

安禄山

唐明皇名安禄山用矮金裹脚杌子賜坐肅宗伏青蒲

諫帝曰此胡有奇相吾以此厭之肅宗曰何不殺之帝曰殺假恐生真肅宗乃召禄山飲教宫人進鴆杯禄山將飲適會燕啣泥墮杯中禄山疑乃不飲

李白遊華山

李白失意遊華山過縣宰方開門決事白乘醉跨驢過門宰怒不知太白也引至庭下曰汝何人輙敢無禮白乞供狀狀無姓名曰曾令龍巾拭吐御手調羹貴妃捧硯力士抹靴天子門前尚容吾走馬華陰縣

裏不得我騎驢宰驚起揖曰不知翰林至此太白跨

蹇而去

烏衣國

唐王謝居金陵以航海為業遇風舟破謝附一板抵

一州見翁姬皆皂服曰此吾主人郎也引至宫室見

王坐大殿左右皆婦王皂袍烏冠金花閃閃翁以女

妻謝謝問女曰此國何名曰烏衣國也王召宴於寳

墨殿器皿俱黒命玄玉杯勸謝曰入吾國者漢有梅

成今有足下王命作詩卒章云恨不此身生羽翮王曰雖不能與君生羽翼亦可令君跨烟霧宴歸女曰尾句何相讖也王遣人曰某日當回女取靈丹以嵩王合盛之遺謝曰此丹可召人神魂死未踰月者可使更生王命飛雲軒既至乃烏檀兜子耳令謝入其中閉目少息已至家梁上雙燕呢喃下視謝乃悟所止燕子國也至秋二燕將去悲鳴庭户謝書一紙係燕尾曰悞到華胥國裏來玉人終日苦憐才雲軒

漂去無消息灑淚春風幾百回來春燕至尾有小柬乃有寄詩曰昔日相逢冥數合如今睽遠是生離來春總有相思字三月天南無燕飛明年燕果不來劉禹錫金陵三詠有烏衣巷詩即知王謝事匪虛耳

滕王閣記

王勃舟次馬當水次見一叟曰來日滕王閣作記子可搆之垂名後世勃曰此去洪水六七百里今晚安可至也叟曰吾助汝清風一席中源水府吾主此祠

勃登舟張帆未曉抵洪謁府帥閻公公俾為記贈百縑回舟登岸叟坐前石磯上曰神既借以好風又教以不敏壽夭窮通可得知否叟曰子神強骨弱氣清體羸腦骨虧害目睛不全秀而不實終不貴矣子過長蘆祠以陰錢十萬焚之吾有博債未償也叟冉冉没於水際後過長蘆有羣烏飛集桅檣舟不進勃取紙焚之舟即行

蔓定僧

陳覺場屋失意遊鴈蕩山遠視一木如翠蓋狀乃扳蘿捫石至木下蔓草纒遶一僧坐入定手觸其衣則隨風而化覺結菴其旁僧忽欠伸開目曰吾有衣寄山岩命虎守之持吾錫杖取衣虎自不加害覺入岩得衣虎揺尾而去僧衣新衣說法申曰妙中得妙即法性空中得定乃真空積善累凶皆由汝意成佛作鬼悉自心源一切法門本來無門一切妙用本來無用一身何所有萬法本歸空汝可削髮以順吾教覺

曰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僧曰日月星為三光明則一也天地人為三才道則一也儒釋道三教道亦一也道養性也釋適性也儒修性也因授覺度世法後人呼其岩為說法岩

長老悟卞

僧悟卞住持通州狼山入城中開元寺說法有僧問既稱長何故年少師沉吟曰千年朱頂鶴一日鳳凰雛僧曰見答何遲師曰洞深雲出晚澗濶水流遲或

問瑯山長老因何來開元寺説法師曰家家觀世音

或問木魚何義曰魚晝夜不合目欲修行者日夜忘寐思道也

老僧今日又遷居

楚郎中同子弟遊茅山遠望林壑既至一小菴僧年八九十矣曰諸子何故至此此去三里有寺可宿諸子乃去逼暮至寺因言其故寺僧驚曰我輩知之此僧隱北山三十年未嘗得見願同作禮凌晨至菴已

無人留詩題曰數株松檜食不盡一沼芰荷衣有餘剛被旁人相問訊老僧今日又遷居

紅梅

蜀州有紅梅數本郡侯建閣扃鑰遊人莫得見一日有兩婦人高髻大袖憑欄語笑郡侯啓鑰閒不見人惟東壁有詩曰南枝向暖北枝寒一種春風有二般憑仗高樓莫吹笛大家留取倚闌干

王魁傳

王魁下第失意入山東萊州友人招遊北市深巷小宅有婦人絶豔酌酒曰某名桂英酒乃天之美禄足下得桂英而飲天禄前春登第之兆乃取擁項羅請詩生題曰謝氏筵中聞雅唱何人戛玉在簾幃一聲透過秋空碧幾片行雲不敢飛桂曰君但為學四時所需我辦之由是魁朝暮去來踰年有詔求賢桂為辦西遊之用將至州北望海神廟盟曰吾與桂誓不相負若生離異神當殛之魁至京聞寄書曰琢月磨

雲輸我輩都花占柳是男兒前春我若功成去好養

鴛鴦作一池後唱第為天下第一魁私念科名若此

以一倡玷辱况家有嚴君不容也不復與書桂寄書

曰夫貴婦榮千古事與君才貌各相宜又曰上都梳

洗逐時宜料得良人見即思早晚歸來幽閣内須教

張敞畫新眉又曰陌上笙歌錦繡鄉仙郎得意正疎

狂不知憔悴幽閨者日覺春衣帶系長魁父約崔氏

為親授徐州僉判桂喜曰徐去此不遠當使人迎我

矣遣僕持書魁方坐廳決事大怒叱書不受桂曰魁負我如此當以死報之揮刃自刎魁在南郡試院有人自燭下出乃桂也魁曰汝固無恙乎桂曰君輕恩薄義負誓渝盟使我至此魁曰我之罪也為汝飯僧誦佛書多焚錢紙捨我可乎桂曰得君之命即止不知其他也魁欲自刺母曰汝何悖亂如此魁曰日與冤會逼迫以死母名道士髙守素屢醮守素夜至官府魁與桂髮相繫而立有人戒曰汝知則勿復披數

日魁竟死

玉溪夢

金俞遊關中過大回山望西峯石壁日射如血父老云秦坑儒於此俞題詩曰儒血未乾秦鹿走焚書烟斷漢兵呼歸仁棄虐蒼生意黥首從來本不愚夜夢二吏追至一處若王者居曰此秦皇玉溪宮也俄見秦皇曰與汝時異而代變何今是而古非謗古者律文所禁訕上者罪不容誅命左右斬之俞曰向使陛

下納直士之正言拒佞人之邪說天下從何而叛也尚以昔時不道之氣加今日無過之人秦皇怒少霽令為文謝過乃命東偏賜食令著秦所以失漢所以得秦皇覽奏涕下曰卿言正中吾過恨不與卿同時俞曰使臣生於陛下時亦不能用當時豈無正人哉秦皇曰吾幽處此宫不知歲月多少因卿言自咎不已卿可還矣命吏送還

江南李氏宫中詩

歐永叔曰詩源乎心者也富貴愁怨係乎所處江南李氏宫中詩曰簾日已高三丈透金爐次第添香獸紅錦地衣隨步皺佳人舞徹金釵溜酒惡時拈花蕋嗅别殿時聞簫鼓奏與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之句異矣

弱冠有幾

王文正公曰早幼接對尊長或侍先生父執有問當以實對近有世家子弟吾問其年幾何曰弱冠（闕）有

幾問乘馬曰千乘驢曰有蹇衛子又問魯謁某官乎曰扎得一刺見擬祇候

論琴

舜作五絃琴歌南風思長養之德也後增之文武二絃師曠一曲未終則大風雨隋三年國大旱甚哉正聲之作薄德者不能聽也其曲不過廣陵散風入松別鶴怨十餘弄耳今好琴者雜以新聲悲夫

李積化為虎

唐儼為御史奉使嶺表路出荆南驛吏曰溪曲有虎可由山後路行儼曰吾銜王命避虎何也鞭馭而去有虎躍出返入大草中言幾傷吾故人儼識其聲是其友李積也問曰君何由至此虎曰昨病發狂走山谷間化為虎自是覓而趨者翼而翔者毳而持者搏而啖之向有一婦人銀握臂吾銜至水去斯百步君過而取之遺吾家吁食其人而取其物以遺妻子非人所為今日吾倒行逆施耳儼曰君平生得此有恨

乎虎曰吾曾私孀婦其家常有害我心吾因醉一家盡殺之而去此為恨耳儼上山未定見巨虎大吼聲震林木而去

人魚

張守信泊船新開湖有漁者舉網得魚近百斤自腰而下魚也腰上乃美婦人守信酌酒飲之面益紅美或取湯一杓飲之急噴去似傷乎熱也舟人曰殺之不祥復還之深水其魚合掌言曰刼火未壞人首魚

身昔為東魯太史今作泊泉小君投我以酒固以為感沃我以湯斯亦不仁

進士吕口

楊愿監都下倉有通謁云江州進士吕口既見投短啓曰幽室微光寒泉涸滴楊宜之庖屢空孔緒之車何適愿曰孔緒之車何故事也其人曰楊三楊三汝楊返之孫楊中之子也孔緒之事何必問也愿怒欲擊之其人溘然仆地惟露幞頭巾子愿遽鋤之化為

大鼠走入倉下

獨眠孤館

唐州押衙崔慶成轄香藥綱詣內庫抵皇華驛舍夜見美婦人曰今日見君君必有疑今日捨君我寧不悔俟君回轅別圖後會擲字云川中狗百姓眼媽撲兒御厨飯泊還不敢宿皇華驛寓旅邸前婦人來曰今日之事可諧否十二字能辨否慶成不對因命青衣進酒終不舉盞乃作詩云妖魄芳魂自古靈多情心

膽似平生知君不是風流物却上幽原怨月明青衣曰小娘子嘗養鸚䳇十餘年竟不言乃其驗乎婦人歎曰是矣乃作啞鸚䳇詩云雕籠馴養許多時終歲曾無一句詞深恨化工情大悮因何偏與好毛衣擲紙于地燈火俱滅丁晉公嘗見十二字曰川中狗蜀犬也獨字百姓眼民目也眠字媽撲兒爪子也孤字御厨飯官食也館字乃獨眠孤館四字

戴嵩牛

唐戴嵩善畫水牛因筆墜則為烏牛畫飲水之牛則水中見影畫牧童牽牛則牛瞳中有牧童

胡大婆

牛世基就學東林山寺夜有叩門者云胡三婆祗候既坐曰吾東海龍王之姑龍王功德髙上天許作碑故來奉托世基未許乃曰某言輕令二家婦奉告俄有胡二婆祗候曰何故不為下筆當令大家婦奉告伊甚有性氣旋有冷風觸面大婆目若電光正色云

適令二妹託作碑已磨白礪石仍請紫陽大人題額
足下若入此緣萬刼不朽世基急取紙書云洪因聖
果雖已有成有僕勾龍信乃持杖云空山夜半是何
神鬼輒敢撓人於大婆脛後擊之大婆戟手曰此事
當令孫驃騎折又聞人語曰地下幸有韓文公李白
輩隨分道得文字那個寃家教託此人唆使下打損
大婆這公事了不得忽有甲馬泊殿東名世基曰某
即孫驃騎也勾龍信自有處置秀才亦須薄譴一吏

剌世基面云配北山放羊驃騎領兵出寺視勾龍信已斃於竈下世基以妖怪文其面欲自盡老僧曰何不飛章上告世基纔執筆面上字已失其僕則竟不生矣

詩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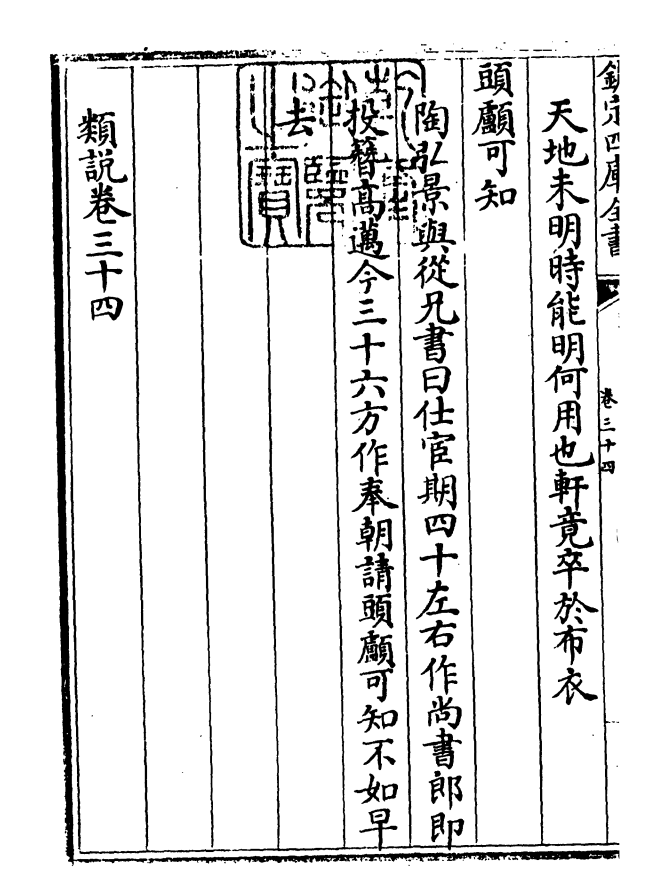
廖融處士作句曰雲穿擣藥屋雪壓釣魚船融自解曰屋破雲穿其中無人也船為雪壓無用也未幾果卒

佛家鄉

余安道遊山寺詩云暫離人世界且到佛家鄉議者以為不吉果卒

滄浪亭詩

蘇子美滄浪亭詩云自嗟不及游魚樂虚作人間半世人又山蟬帶響穿松户野蔓蟠青入破窻窻破蔓蟠其中似無人居竟世所惜楊軒燈詩解照日月不照處獨明天地未明時然日月不照處有照何用也



天地未明時能明何用也軒竟卒於布衣

頭顱可知

陶弘景與從兄書曰仕宦期四十左右作尚書郎即出投簪高邁今三十六方作奉朝請頭顱可知不如早去

類說卷三十四